

草山 残梦

金陵春梦续集

第七集

“五·二四”事件

唐人著



草 山 殘 夢

第七集 五·二四事件

唐 人 著
趙元齡 整理

華 文 出 版 社
1992 年·北京

《草山残梦》编辑出版名单

顾问：许力以

主 编：肖德荣

副主编：宋桂选 邢凤藻 冷 静 王文祥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文祥 刘万朗 刘寿春 邢凤藻

肖耀先 肖德荣 宋桂选 冷 静

胡治安 张光璐 高 太 殷崇文

特约责任统编：邢凤藻

责任编辑： 齐 宇 王文祥 刘万朗 东 山 江 玉

技术编辑： 陈赓灿

装帧设计： 邵 新

编 务： 王云涛

出版说明

香港著名作家唐人先生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金陵春梦》，曾在国内外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对其中一些问题，专家们虽有不同看法，但作为文艺作品，它在读者中是有一定影响的。

现在出版的《草山残梦》是《金陵春梦》的续篇，约计三百余万字。该书从蒋介石逃离大陆写起，直至写到蒋介石客死台湾。其中成功地描写了蒋氏父子在台湾复杂环境中的种种活动及其心理状态、发展，从而向读者揭示了台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揭示了台湾回归祖国需要作出的努力。这对我们今天了解台湾问题复杂的历史背景，勾通大陆和台湾人民的往来与相互了解，是极有价值的。对于我们如何最终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统一祖国，也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该书作者生前曾在香港、澳门报纸连载，此次出版是根据连载稿，由赵元龄先生综合整理而成。

该书是作者生前的旧作，不是历史专著。它是依据当时港台及国内外报刊发表的新闻报道、消息、资料，以作者文学构思加工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看来许多历史事件、人物的真实情景，正在一步一步地清楚。此次出版，为尊重历史、尊重原著，我们不便作更多的改动，请

读者谅解。涉及到当时台湾与美国、日本、朝鲜的外交政策等问题，也只能是该作品创作时的国际背景和作者的理解，并非今日评论他国外交，对此也一并说明。

对于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出版，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及出版界的专家、前辈，文学界的朋友，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深表谢意。

编 者

目 录

第 一 回

- 扭扭捏捏 蒋介石想做寿 (1)
吹吹拍拍 蒋经国捧老子

第 二 回

- 拉拉侨商 俞鸿钧碰鼻子 (36)
搞搞演习 蒋介石充胖子

第 三 回

- 谋财害命 将门子为非作歹 (70)
为救凶手 蒋介石得不偿失

第 四 回

- 雷诺野蛮 无理枪杀刘自然 (107)
美军演戏 托词狡辩放凶手

第 五 回

- 刘又蒙诬 民主实乃遮丑布 (144)
凶手逃走 激愤更掀反美潮

第 六 回

- 强盗嘴脸 蓝钦软硬行要挟 (177)
奴颜媚骨 蒋帮毕恭忙道歉

第七回

主人变客 蒋官员低三下四 (210)
客反成主 蓝钦等趾高气扬

第八回

色厉内荏 老蒋靠美援支撑 (236)
“中途换马” 白宫在物色新人

第 一 回

扭扭捏捏 蒋介石想做寿 吹吹拍拍 · 蒋经国捧老子

书接上集。话说因为毛人凤于一九五六年之死，连续说到了郑介民在一九五九年之死，如今该将时间拉将过来，回到一九五六冬天去。那年正是蒋介石七十生辰，由于老蒋喜爱这个调调儿，平时尚且“寿”个不住，唯恐去世；碰到“人生七十古来稀”，谁要是劝他别做大寿，那真像慈禧太后“万寿”那年一样，“谁要让我 not 痛快一天，我就要他不痛快一辈子”了。

话说那年“九龙暴动”结果，海外人士目观蒋介石如此这般，内中即使还有几位由于传统观念关系，对蒋尚寄与“希望”者，至此也就“告一段落”，再也不提什么了。眼见国民党在海外像黄鼠狼生耗子一代不如一代，一天不如一天，台北的谋士们好不着急。反正那个党以蒋一人为“安危”，一如香港的黑社会，或者象当年的青红帮，凡事捧着个头儿便是，其他玩意，无一不是点缀，因此事到临头，也就将“重振声名”的机会寄于“蒋寿”，希望大大地热闹一番，其程度且超乎双十节，反正“朕即天下”，蒋介石一

向是凌驾党国之上的。

退休絮烦，可是那七十大庆如何做得？巩固了蒋介石也就巩固了蒋经国，于是“太子道”上车水马龙，谋士们成日价在蒋经国那边研究办法。那一日又在商量，蒋经国道：“今天我想到了一件要紧事情。那是，我们的讨论不能老是围绕着什么发动华侨，三军致敬，克难成果，各界签名，各地侨领，电影明星等等，也该注意到总的精神。什么是总的精神呢？那便是总统平时尚且避寿，或者下令不准为他做寿，可是事实并不如此，年年不准年年做，已经变成年年要办的大事了，何况今年七十大庆？可是今年的情形大家也都明白，国际形势不一定很符理想，因此今年的总统大寿，更应该做得神态谦冲才是。不过那一套措辞我们已经用了好多年，今年不能重复了，该想些新的办法，显得又新鲜、又动人才是。

众谋士闻言一齐点头，绞尽脑汁，搜索枯肠，第三天果然想出了个绝妙花样，不独小蒋鼓掌称妙，老蒋也连呼好好。你道这是什么？原来蒋介石用“自我批判”状来搞他的生日了。

老蒋体力日益不济，读书看报都没劲儿，要人口述，就象溥仪当年在清宫之中，每天由太监为他“读书”似的，无论躺在床上，或者走在路中，一声令下，那“活的书本”便会开口向他宣读。当蒋经国将那文件送到之后，蒋介石就要随侍在侧、口齿清楚的空军武官黄雄威给他过“口”，黄雄威便读道：“总统昨晨在国父纪念周席上，对党政军高级干部同志指示，本年个人诞辰将届，应遵照前颁手谕，切勿有祝寿举动，”

蒋介石暗自好笑，听黄雄威读下去道：“总统认为过去各方对本人禁止祝寿之意，未能体察实行。海内外同胞，与其藉祝寿来表示对国家元首崇敬，奚若对国家与革命贡献具体意见，如以此纪念本人生日，实更具有积极意义。总统在训话中，殷切希望全国报章杂志公私刊物，对下列各点，坦白各抒所见，俾政府研究採择，分别缓急，予以实施。”

“嗯，”蒋介石笑道：“你们倒是花了些功夫。”听黄雄威读下去道：“总统揭示各点大意如次：一、建立台湾为实施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各种应兴应革的要政急务。二、增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大建设与清除旧有官僚政客之具体意见，”蒋介石“嗯”了声道：“这个！”蒋经国道：“对华盛顿来说，这一句非常之好。”蒋介石也就不作声，点了点头，听那“活的书本”念道：

“三、推行战时生活，革除奢侈浪费不良风习，造成朝气蓬勃的复兴基地之应有措施。四、团结海内外反共救国意志，增强反攻复国战力，不尚空谈，务求实效的具体办法。五、贯彻反共抗俄之具体实施计划与行动的准则。六、对本人所有公私行动、生活以及个性等各种缺点，具体的指点与规正。

蒋经国笑道：“关于第六点，阿爸以前也曾说过，美国一方面反共，另方面却说中共的自我检讨好过本党的不声不响，因此孙立人以前便在冈山军中加添了自我批评，以逢迎各方，现在就由阿爸自己开头，这样便显得虚怀纳言，也接近自我批评。如果我们十分明显的也来个自我批评，那就似跟着共产党走，没什么意思了。”

蒋介石频频点头，听儿子兴高采烈地说：“而且，为了祝寿，我也要写一本书，题目就叫做“我的父亲”，已经动笔，快要完成，算是给阿爸七十大寿的一件礼物。”蒋介石闻言大乐。忽地想起一件事来，皱眉道：“纬国呢？去年圣诞节，他寄出去的贺年卡，有人告诉我不大合适。为的是这份礼物有点小毛病，他用去年总统府前国庆阅兵的照片做底，上面签了个英文名字，叫做 We Go Chiang。人家说，We Go 是“我们去”的意思，我们去那里呢？去反攻？后面却是一个“蒋”字，总不能要所有的人都到我们蒋家来吧？来干什么？”蒋经国闻言失笑，说：“弟弟年轻，他想不到这许多。”蒋介石道：“他还年轻？今年已是个少将啦，总得给他一个职位，你说派他出任军校校长好吗？”那校长是坐冷板凳的玩意，

不可能夺利争权，做哥哥的忙说“好好。”

蒋介石好久没这么高兴了，如今闻道“禁止祝寿”的办法已经拟妥，顿时有说有笑起来，又道：“关于你弟弟的贺年卡，还有个外国人说了句笑话，他告诉人家说，幸亏 We Go 后面是个“蒋”字，如果是个“魏”字，那不是成了 We Go Where，变成“我们何处去”了吗？”哄笑声中又道：“因此，我们对外面一举一动都要特别小心。”蒋经国唯唯。老蒋又问：“那就这样进行，其他没什么啦？”蒋经国低声道：“还有很多很多节目，正在一一举办。为了表示表示我们的气魄，还给胡适发了个电报去，”

蒋介石诧异道：“理他干什么？我们和他桥归桥，路归路，我才不希罕他来祝寿，弄不好他触你的霉头，岂不是自讨没趣！”蒋经国道：“正因为要他表示态度，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看他怎么办。电报是由胡健中具名的，他以中央日报社社长的名义，请他赶一篇短文，根据总统“婉辞祝寿，提示问题，虚怀纳言”的精神，请他坦直发表意见。因为时间太迫切，所以发了个电报去。”

蒋介石沉吟道：“那就由它吧，不过将来如果他不客气，文章倒来了，又怎么办？”做儿子的笑道：“他再不客气，总不能泼人家冷水，如果这一点他都不懂，也不成其为胡适了。现在全国都在筹备祝寿，气氛很浓，他虽在美国，一定也知道台湾现在吹的是什么风！”

台湾，吹的是“祝寿风”。

话说从蒋介石以“六点希望”筹备祝寿开始，民、青两党和立法委员们便登报“响应”起来，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机会，陈启天、李宗黄、蒋匀田、胡秋原、陶希圣、俞鸿钧等人纷纷发言，把蒋介石捧得不像个人、像个“神”一般。

美国记者们正愁没什么新闻，于是一齐找到蒋经国，作轻松之状，问他蒋介石活了七十岁，这个并不希奇，但像这样的体格，特别是精神如此紧张、处境并不快乐，却也能活这么久，究竟有

何妙法？是不是东方有些古怪的玩意？当然，提问题时还不致这么直率，但蒋经国也已听出弦外之音来，笑道：“我的父亲——这正是我正在写作的一本书名，快出版了，内中也会提到过各位知道的、有关家父的生活情形。大家都知道，家父是不喝酒，不抽烟、不品茗，不饮咖啡的，无论什么时候，他只是喝白开水。你们一定在外交宴会中发现他仅仅举举酒杯，从来不喝一口；这是外面。在家中，他多年来一直保持四菜一汤的习惯，而且喜欢吃蔬菜。而且他从不服食任何补品，也不注射针药，他的生活十分有规律。”他发现后面的几个记者在笑，在写些什么。

蒋经国假装没看见，对十几名外国记者说下去道：“总统每天一早六点钟起身，天还没亮，连着做半小时健身运动，晴天在室外，雨天在厅里，做的是深呼吸柔软操。到六点半，便读书，读完书，在官邸批公事，八点到九点之间进早餐，利用这时间看报纸，碰到重要的地方，就用红兰铅笔作记号。”

洋记者甲笑道：“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一段。”蒋经国也笑道：“那很可能，若干年前不少记者访问他，这样写，今天你们也这样写，之后，还是这样写，总统先生的生活就这样有规律，不大容易改变。”又道：“吃过早餐，九点左右，就乘车到总统府处理国政。总统府每周有例行的会报，必须由他自己主持，没有会报的几天，就接见宾客，批阅公事，召见下属。到十二点，介寿馆——就是总统府下班，每一个办公室都要上锁，以便保密，但总统先生还在里面。”洋记者丙插嘴道：“当然不用担心把他也锁在里面的。”哄笑声中蒋经国又道：“总统先生到下午一点才回官邸吃午饭，那时候，夫人听到车声，便下楼在官邸迎接，同时要下人开饭，两个人吃的，共有四菜一汤，都是平民化的菜肴。吃完饭稍为休息一下，休息时还要读书批公事。到两点半钟左右，午睡四十分钟光景，午睡起身，再批公事，或在官邸接见宾客，这样一直到下午六时才离开书房，到花园或者去外面散步十五分钟。

到八点钟进晚餐，两人还是四菜一汤，不过换了菜式，饭后再批公事，或者撰述，十一点半睡觉。以前还做床上运动，现在大概不做了。”

众记者闻言大笑，记者乙道：“听你所讲的，感到很有趣味，趣味在哪里呢？那是因为总统先生几十年来这样单调的生活，简直一点也没有趣味。如果登报征文，或者电视问答，说自由中国的总统先生生活如此乏味，相信没有人愿意做的，如果蒋介石先生要让贤。”另一个说：“当然他并非七十年来天天如此的，我们也知道他的早年生活，那是充满了传奇性的生活，只因现在老了。他必须修改他的生活方式，弄出一套生活规律。”

记者丁道：“真是的，象这种生活，我们当然相信蒋先生所说的，古今中外，在各国元首中恐怕难以找到第二个。”

记者戊道：“我忍不住要说几句，拿我们的人生哲学来看，这样的生活别说做总统没有意思，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恐怕也没什么人生乐趣吧？”笑声中又道：“不但生活这样朴素，而且绝不吃任何有刺激性的东西，烟、酒、茶、咖啡等等都不用，简直是清教徒式的饮食习惯，恐怕世界上众多的医生和宗教徒，都难以办到的哩！”

那个译员闻言不安，低声告诉蒋经国道：“美国记者是这样子的，有些地方不大讲究礼貌。”蒋经国笑道：“我当然知道，由他们说去，反而显出我们的民主，由他们乱说好了。”

这当儿记者丙问道：“在一部美高梅公司拍摄的彩色远东新闻片中，我看到了符立德将军在阳明山官邸花园中，与总统先生见面的镜头，记得总统先生神情轻松，微笑着，用手指头在花盆边上，象弹钢琴似的弹着，这个动作，我怀疑总统先生正在学钢琴ABC，希望你能证实。”

蒋经国笑道：“这个，是有些误会，总统先生没有学过钢琴，他那天这样做，大概是表现他轻快的心情。”他一顿之后又道：

“不过，有几位医生，根据医学原理，曾经建议总统先生利用空间松懈心情，在这个宝贵的建议下，总统先生曾经学过做诗、填词，可没学过钢琴。”

记者丁道：“希望你将总统先生的诗、词拿出来给我们欣赏欣赏。”蒋经国笑着摇手道：“那不大方便，总统先生是否愿意，要以他自己的兴趣决定”记者甲道：“总统先生的医生有几位？是否专家？他们和他在一起生活吗？”蒋经国道：“他的医生朋友很多很多，也就是说，他的义务健康顾问很多，在官邸之中，刘瑞恒博士是总统先生最亲近的顾问。”当下记者丙大笑道：“那太有趣了，我见过这位‘御医’，他除了在总统先生身边，一天到晚手上有支雪茄烟，而且每逢宴会。只见他一杯又一杯的，这么一个医生居然使他的病人烟酒不染，这倒是十分有趣的事情。”笑声中蒋经国忙道：“不不，我已说过总统先生的忌酒忌烟，完全出于自愿，与医生毫无关系。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侍从医官之中，熊丸与戴遏两人都是既抽烟，又喝茶，更饮酒——”话未完记者庚开口道：“我刚从伦敦来，见过邱吉尔先生，他老先生今年八十三岁了，比你们的总统先生还大十三岁，你说他怎么样？哈，雪茄烟一年到头、一天到晚地抽，家中仓库里也堆满了这个，据他说存量还可以抽个八十三年。这还不算，喝起酒来和年轻人没什么不同，我就问他长生之道，他说喝酒抽烟即可也。他和我们都不是烟酒公司的股东，因此对于你们总统先生的长寿妙法，老实说歉难同意。”

记者乙道：“你的话也不一定对，烟酒对人的健康确无好处。”记者丙道：“少喝点酒有好处。”蒋经国笑道：“这些问题不是我可以答复的，我只是告诉你们：总统先生的生活，就是如此严肃而已。”

美国记者们都知道蒋介石夫妻早期私生活的大概情形，当然不便询问；内中有人忍不住，笑问道：“我们知道夫人的生活是纯西方式的，因此不时到美国住一阵，但总统先生的生活是标准东

方式的，甚至当他在晚年时，他的生活是苦行僧式，非一般医生和宗教家可以做到。于是，拿我们西方的眼光来看，这两个人的结合非常有趣，其中必须有一个自我牺牲，你说是不是呢？”

蒋经国也笑道：“据我了解，总统先生和夫人的家庭生活非常愉快，一切很好，其他无可奉告。”他把话题岔开，说：“不过总统先生的生活，也并非固执的东方式。比如在官邸之中，人人称他为‘先生’。而在我们乡间，江浙两省称医生为‘先生’，于是当总统先生要找医生时，他就传令请‘先生’，于是官邸中的医生成为‘先生的先生’，你们说，总统先生不是很民主的么？还有，总统先生在生活中有典型的东方人，他的生活无疑是东方式的，比如他想吃家乡菜，可是奉化菜在台北不易多见，只有一家宁波菜馆里有一味臭冬瓜，我们派人买来了，那是一种发酵制品，总统先生吃得很香。一记者乙“哦”了一声道：“对对，这就象你们的腐乳一样，在我们美国以前是禁止售卖的，现在也大行其道了，陈立夫就赚了不少钱。”蒋经国说下去道：“虽然如此总统先生的头脑很新。”记者甲道：“对不起我想起一个问题，总统先生不用烟酒茶咖啡，主张用艺术、宗教、和体育活动来代替烟酒茶咖啡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想起一件事来，福摩萨虽然重视美国烟酒，但你们也生产烟酒茶叶，如果真象你们的总统先生所说，岂非要影响福摩萨的财政收入？”

蒋经国忙不迭摆手道：“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记者庚道：“请你把‘总统先生头脑很新’这一点详细介绍一下吧！”蒋经国哈腰点头道：“对对，我所以要这样说，乃是证明总统先生生活是东方的，头脑是科学的。”记者丙道：“那你是不是说东方一直在落后愚昧之中的？”蒋经国听而未闻，自顾自说下去道：“譬如他曾坐潜水艇从基隆出海，了解水底作战情况，又如乘直升飞机到航空母舰，了解直升飞机如何运用母舰作战，这些情形，想来并非每一个国家元首都会做到的。”记者丙闻言失笑，可是无从

开口，写了几行给他身旁的同伴看道：“那只是幼儿园学生的兴趣。”又听蒋经国在说：“这正是总统先生力行哲学的体现，他要求在军事方面永远保持最新鲜与最亲切的理解，以了解西方军事思想和行动方式。”

那当儿从未开口的记者寅笑问道：“很早以前，我们都知道总统先生懂得很多东西，佛教道教、秘密结社，后来又加了个基督教，如果拿今天天主教的情形来说，而总统先生有此需要的话，他准会再去受洗的。同时，他又是自由中国的领导人，日理万机，忙得可以。于是这一个问题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总统先生如果看书，他看的是些什么书呢？”

蒋经国闻言好生气恼。这种气氛，这些发问，显然蒋介石在美国记者们心目之中，所占地位十分渺小，而他们这种心理的形成，显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代表了美国朝野上下对蒋日积月累的“观感”而成，越想越不是味儿，但最后也只得在心头叹了口气，强笑道：

“总统先生来台湾这几年，读书范围已经扩大到世界文学名著。但他在日理万机情况下，也没办法像一个隐士那样，把自己放在诗词歌赋的享受之中。而他的兴趣，又如各位所知道的，他的兴趣在于军事，因此除了世界文学名著外，总统先生对于古典的西洋军事名著，也有不少已经找人翻译，给他自己看，也给高级干部研究。例如拿破仑笔下大将约米尼所著的‘战争艺术’，以及德国著名军学思想家克劳塞维兹的‘战争论’，还有英国李德哈达所著的‘战略论’。”蒋经国透了口气道：“总统先生最近在演讲和谈话之中，也时常引用这些名家的精辟意见；不过有一点极其重要，那是总统治军，特别是大军统帅和指挥方面，他有他自己独特而完整的思想体系，不受古今中外名将任何学说的影响。”这当儿记者甲忍不住笑了一下，忙不迭又忍住，在他身旁的丁悄悄地问：“什么事这样好笑？甲低声道：“我也相信此话是实，因为

如果他把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研究透了，他那儿百万精锐之师，会给人家吃光了么？”又道：“听他说些什么。”蒋经国已经没什么兴趣了，敷衍几句，各自散去，由那些外交部、宣传部的人们陪他们喝酒跳舞，希望他们对即将到来的“蒋寿”即使不肯捧场，也不要大煞风景才是。

当晚蒋经国不能放心，找几个外交部负责人员谈到外国记者及其报道情形，算是商量了几个应付办法，末了沈铸笑道：“最近看到一本海明威的小说，叫做‘老人与海’，写得真有味，听说美国有人要拍电影，想来一定很好。你不是说要为总统找一些文学名著么？海明威不是共产党，把这本小说介绍给总统，倒是蛮好。”

蒋经国道：“那倒不错，不过这本小说说些什么？‘老人与海’，这不大象一本小说的名字，会不会灰溜溜，读了叫人懊恼。”

沈铸道：“不会懊恼，不会懊恼。这本小说大概有八万字，写一个老渔夫一叶扁舟，在古巴海外钓到一条大鲨鱼的故事，表面看来很简单、很枯燥，可是因为他写得好，动人极了，他写这个老头儿与鲨鱼苦斗经过，吃尽了千辛万苦，最后终于将鲨鱼杀死，拖回渔港。”

蒋经国精神一振，喜道：“好！这正是一种象征，一个老头儿和一条鲨鱼、一个老渔夫和一条大鱼，那太好了，那太巧了！赶快找人翻译，我先看看！”

过了几天，蒋介石闻道有此一书，也喜出望外，问儿子道：“好是好，不过这个外国人到底写了些什么？”蒋经国道：“凡小说都有主题，海明威这本小说的主题，在于表现人在艰难的环境中，无论碰到怎样痛苦的磨难，只要具有不屈不挠的搏斗意志，就会得到最后胜利！”蒋介石还没看书，已经十分喜欢，待听过黄雄威的口读，一下子真的放不下来，他以老渔夫自居，自己融进了主人公的心情、动作和意愿，“老人与海”在蒋心目中已经不是海明